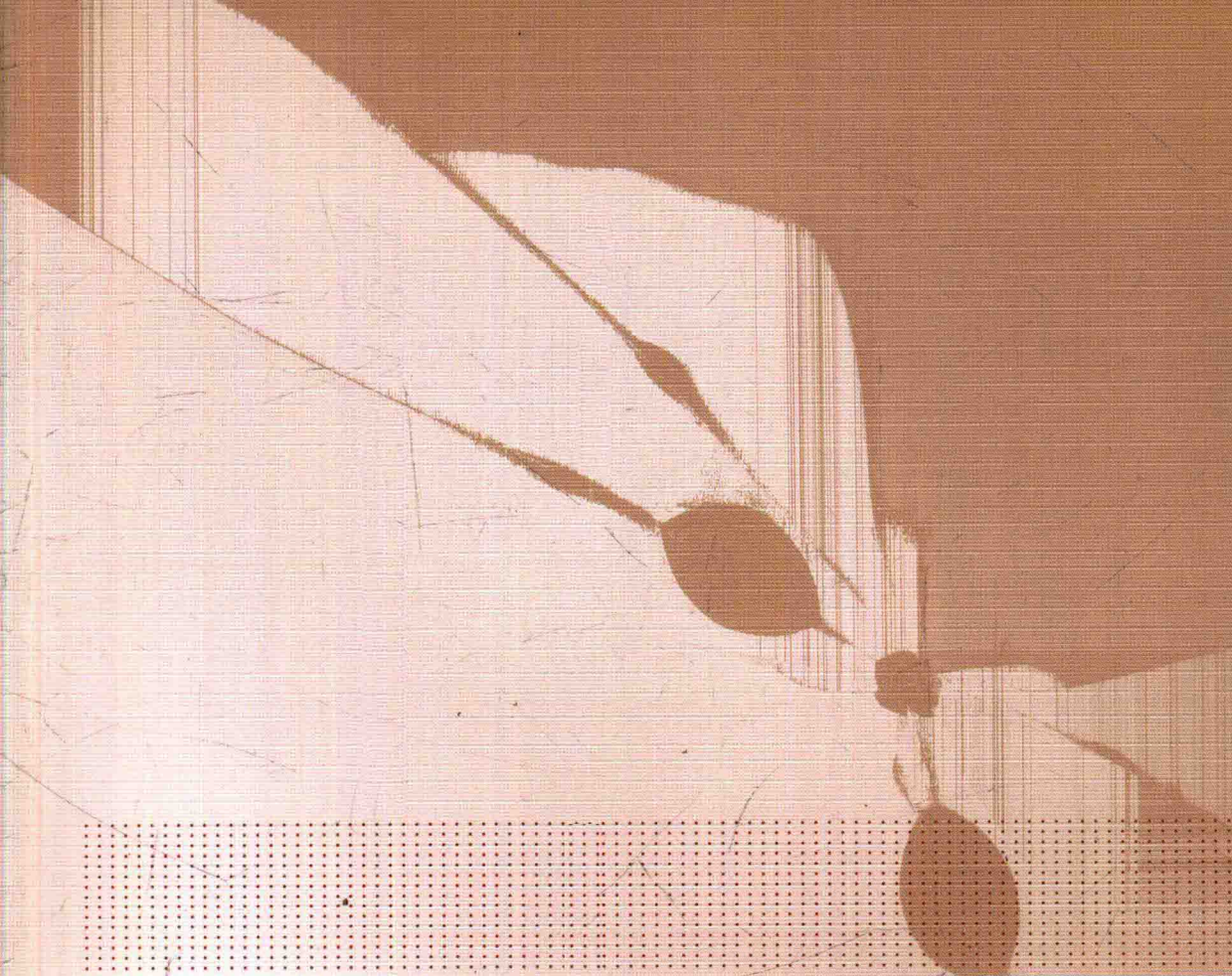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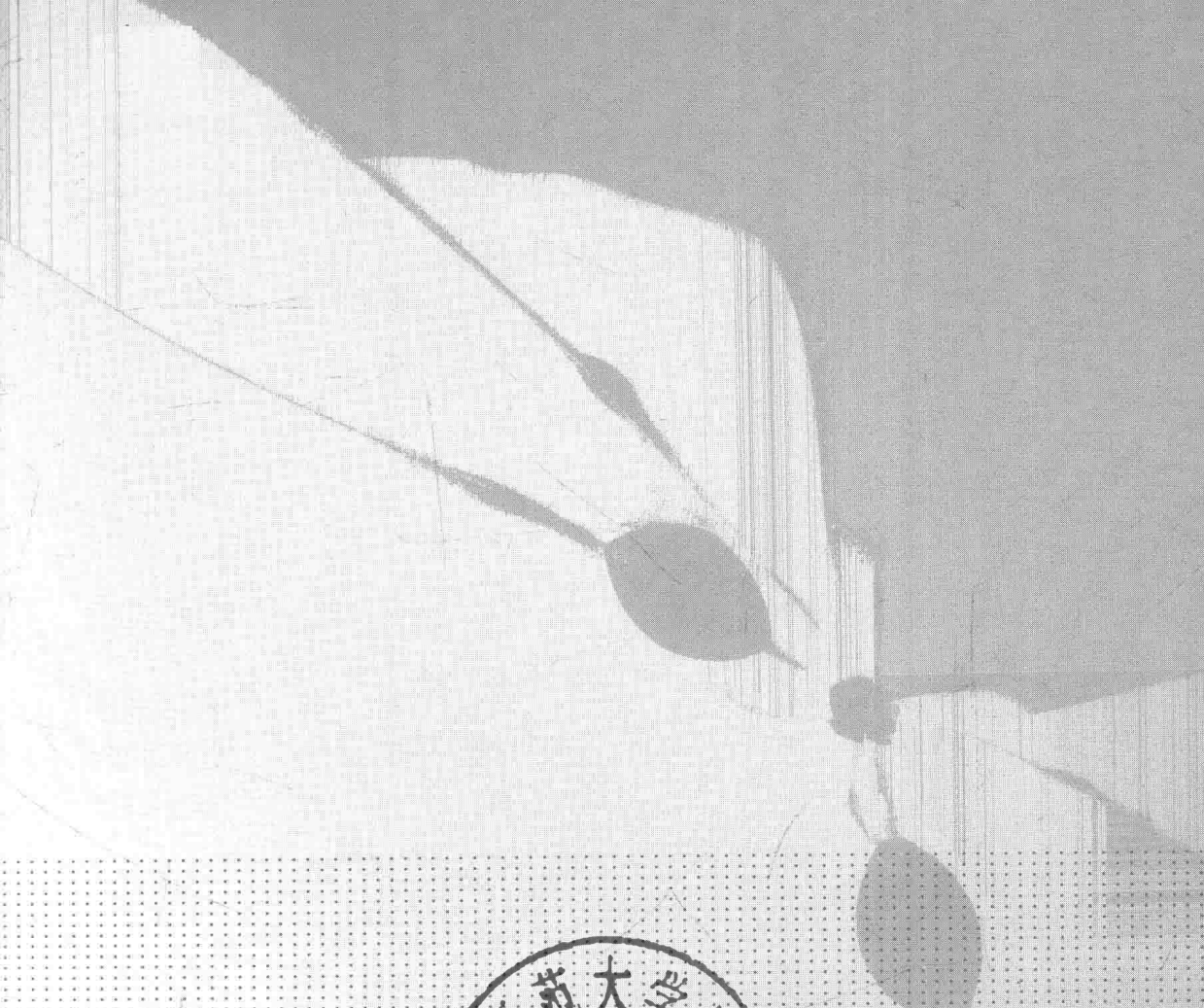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 当代语言哲学问题研究

朱荣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 当代语言哲学问题研究

朱荣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当代语言哲学问题研究 / 朱荣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203 - 0206 - 7

I. ①马… II. ①朱…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659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陈 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论 语言就是思想表达本身	(1)
---------------------	-----

第一章 “非言之在”

——语言是“存在”的诗意家园	(12)
第一节 哲学研究的语言学寻根	(12)
第二节 自然哲学的语言学发端	(26)
第三节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45)
第四节 语言哲学的生存论命义	(57)
第五节 形上语义的生活化还原	(70)
第六节 笛卡儿难题的语言学求解	(77)
第七节 语言与存在的逻辑同构	(97)
第八节 科学与人文的语言学合流	(105)
第九节 哲学理趣如何诗意表达	(112)

第二章 “不验之词”

——语义的经验蕴含及其构造	(128)
第一节 经验论哲学的形上特质	(128)
第二节 康德对经验主义的批判	(144)
第三节 黑格尔对经验论的扬弃	(156)
第四节 现代经验论的语用转向	(169)
第五节 经验实证原则的被消解	(179)
第六节 经验论的意义构造问题	(192)
第七节 现代经验论的发展取向	(201)

第八节	无理而妙与“可写性阅读”	(214)
第九节	后现代哲学该如何言说	(228)
 第三章 “不思之说”		
	——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240)
第一节	诠释学哲学的人文关怀	(240)
第二节	诠释学哲学的现代嬗变	(254)
第三节	文本与话语的二律背反	(264)
第四节	现代哲学中的诠释模式	(273)
第五节	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主体性	(286)
第六节	后结构主义的诠释阈限	(298)
第七节	当代诠释学的阐释定向	(309)
第八节	如何确保诠释的客观性	(319)
 结语 言·在·思		
	——现代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论域	(330)
参考文献		(344)
后记		(351)

引论 语言就是思想表达本身

众所周知，古代、近代的哲学不太注重语言的表达问题，直到现代逻辑的产生及其在语言学中的运用，才把语言表达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语言表达本身就是在建构思想。一般的人（包括我们身边的师友与同事），如同传统哲学家那样，仅把语言视作思想交流的工具，认为语言表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语言所表达出的思想，思想相对于语言来说则成为语言的内容，语言则是表达思想的形式。“语言工具论”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邹广文的表达，“语言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寓所，在人与对象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把自己的思想、感受通过语言来表达或记录下来，从而进行思想的沟通 and 文化的交流，这样语言便起到了一种中介作用”。^①当然，语言也可能表达不完整，甚至会产生“言不及义”、词不达意的情况，但无论怎样，在“言”“意”之间，“意”总是高于“言”的。的确，这一般说来也没有错，语言确有这样的功能。但黑格尔说，“不错的”不等于“真实的”。显然，不能因为语言可以充当工具之用，就说语言只能是工具。现代语言哲学认为，思想的表达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语言不仅表达思想而且还构建思想，语言就是思想表达本身，语言直接表达出思想，换言之，语言就是思想的直接表达。“语言不止是表达思想和交流知识的手段，而且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本身。”^②应把语言置于哲学研究的首要地位，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来看待，而不能仅仅作为工具来考虑。因为，只有理解了思想表达的方式才能理解思想本身，只有通过表达才能理解思想，

① 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② 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表达是理解思想的唯一通道,离开正确的表达,思想无法显现自身,是表达决定思想而非相反。哲学对知识或思想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思想或知识的思考。哲学不能获得外部世界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依靠的是科学。哲学不研究知识本身,而是研究知识是如何表达的,哲学是用来探讨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知识的。理解知识的表达,其实就是在理解我们的思想本身,思想的表达只能通过语言,对语言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思想的分析。哲学是用来分析思想结构的,这种分析最适当的方法就是语言分析,语言的逻辑分析是一切哲学的起点。强调逻辑分析在哲学中的意义,认为哲学的任务即对科学的陈述进行逻辑分析,用罗素的话说,“逻辑是哲学的本质”。^① 只要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归结为逻辑问题,每个哲学问题当经受必要的分析和澄清时,就可看出它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是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含义的逻辑问题。哲学是用来分析意义的,那么这种对意义的语言分析就是哲学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任务。语言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意义是通过语言来显现自身的,不能撇开语言而谈论意义问题。语言与意义不可分,二者相互为用、互为一体(故而又叫语义)。语言是表意的,意义是语言表达的意义,语言是什么样的,意义就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语言表达出的意义也不同。没有语言的表达,就不可能有意义的发生,对语言的分析就是对意义的分析,意义就包含在我们用来进行表达的语言中。世界是我的世界,意义是我的意义,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界限,就是世界和意义的界限,世界及其意义存在于我的语言表达中,语言构造了一切,语言构造的世界是神秘的,“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② 如此,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引发出来了,即语义是纯粹主观的、本己的、私人的,还是客观的、公共的、普遍的?语言学上有一种心理主义的理解(如洛克、休谟的主张),认为语言所把握的人的观念是纯主观的东西,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而语义是私人的、本己的、不可交流的,

① 张庆熊等:《二十世纪英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② 俞吾金:《问题域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理解》,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语言是一种不透明的光；现代分析语言学则认为，语言不是把每个人各自不同的主观观念表达出来，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表达而产生一个共同的思想并形成公共的、普遍的理解。对语义的解析不能诉诸心理而只能诉诸逻辑，对语言进行理解净化、形式化分析就是哲学的根本任务。语义当然可以不通过形式化、逻辑化的方法来表达，自然语言就是如此，但其语义含混、不能达到清晰的理解，经常产生误解。哲学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旨在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治，把思想从语言表达方式性质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唯有借助形式化的语言，才能准确而清晰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才能超越时空、民族、文化的制约而实现统一的理解。正如弗雷格所说：“揭示解释有关由于语言的用法常常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概念关系的假象，通过使思想摆脱只是语言表达工具的性质才使它具有的那些东西，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治的话，那么我的概念文字经过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做的进一步改进，将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用工具。”^①

这样看来，西方哲学所开启的这种语言学转向，从实质上看，是形式化、逻辑化转向。现代语言哲学认为，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可以破解传统哲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传统哲学中的许多问题，若只是用传统思维方式，是不能有效解决的，唯有运用现代分析哲学的现代求解方式才能有效做到这一点：既可以清楚传统哲学中类似形而上学那样的、毫无意义的伪命题（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物质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发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等等），也可以为我们重构一种新的认识框架，虽然不可能获得终结性的最终答案，但至少可以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明，提供一种必要的求解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行为，语言表达有其独特的意向结构，这种意向结构可以赋予意识内其他一切层次的行为内容即‘意义’以相应的概念形式，并显示在它自己的行为内容中，从而把这些非概念性的‘意义’转变为概念性的‘意义’即‘意谓’（Bedeutung），后者是‘一个用符号表达的意义’。”^② 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之所以是无意义的伪命题，关键在于它是

① 张雄、鲁品越：《新时代哲学探索》（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2页。

② 李景源：《新中国哲学研究50年》（中），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6页。

以一种以无意义的形式表达了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它的根本错误在于它的表达形式。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根本的不是消解形而上学本身，而是用概念化的方式变革它的旧的表达方式，形而上学是无从消解的。哲学不在于追问语言背后的事实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不在于追问其经验蕴含，而在于追问其概念所显现出来的东西，而且是对人们所彰显的共有的东西，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哲学讨论的许多问题也是无定论的，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① 哲学问题是永恒无解的，但哲学家们又常常义无反顾地解决下去。哲学史就是问题史，就是对同一个难题不断求解的历史，哲学累积下来的不是某种知识，而是不同的求解方式，是不同的求解方式不断变换的历史。

一种真正的科学哲学，并不提出也不企图提出关于人类或宇宙的命运问题的最终回答，而在于根据思维经济原则对语言进行逻辑净化工作，以消除思想上的混乱和智力上的迷惑。语义解析是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若语词或语义不明确，就会限制正确的理解与交流并可能产生误解。语词的意义不在于它指称的观念，而在于它的用法，它唯有在运用中才产生意义。语言的目的就在于作出判断，表达思想，而这唯有在整体性的语句中才能做到，独立的词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在具体而完整的运用中，它才能显现出真实的语义来。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用来表述经验的，这种表述必须局限在经验内部，不能超验地运用。凡是经验内的东西可以说，说了有意义，人们听得懂，凡是经验外的东西不可说，说了也没有意义，人们听不懂，就要保持沉默。要使人们听得懂、有意义，就必须既要符合逻辑句法，又要表述经验内的事情，传统形而上学命题之所以会陷入荒谬绝伦的境地，原因就在于它要么不合逻辑句法、要么脱离了经验，不懂得语言的逻辑分析的重要性。哲学不应是多种相互对立的观念整合在一起的混合物，而应是一种能够清楚表达思想的规范性学科，不应是哲人们自己私人话语的随意流露，而应是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集体性事业。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研究要“不问意义、只问用途”，不要试图处处寻找语言背后的经

^① 洪晓楠：《哲学通论十五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验蕴含是什么，不要试图给每一个名词都找到它的事实的对对应物。人们根本就不应提出这类问题，重要的不是提出词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要弄清楚词的用途是什么，任何一个孤零零的词都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有在具体的使用中（特殊的语境下）才显现出一种意义来。如果语言研究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转换，人们就能从“寻找意义的对应物”这种怪圈中解脱出来，就能从旧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语言并非是纯粹逻辑的构造物，它的深层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深刻地映现着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语言映现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语言不仅仅有语词及其链接的方式与规则，它还包含人们使用它时的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活动，唯有将之整合起来并与人们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其内在的意义。唯有在特定认知语境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认知语境就是‘人对语言使用的有关知识，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已经概念化或图形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① 语言是一种公共游戏或工具，它必须遵循一种公共规则，它的意义完全在于用途，在用中显现意义，它不反映实在，无须寻找它的经验蕴含。哲学绝不能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而只能用于描述它的实际使用，它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使用的方式与方法，除此之外，别无用途。不应从心理联想上分析语言的意义，而应从它的实际行为中分析，应该把意义与它的指称分开，语言的意义并不表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而只是表明在整个语言框架或信息网络中的融贯与一致。语言框架犹如一种地图，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它隐喻的意义是多层面的，而且隐喻的多重意义不是自身所拥有的，而是理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说明时赋予它的，究竟显现出什么样的意义来完全取决于人们在特定语境中的不同的解释。实用主义的语言观有其独到之处，对破除语言的经验性质及其形而上学操作具有独到价值，虽然不能摆脱相对主义和主观化的窠臼。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分析方法具有实用性，但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它只是为我们考察思想或知识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方式罢了，对哲学的不同理解方式，我们应采取包容原则，它毕竟是一种可能性的理解，而这就意味着哲学的一种

^① 周燕、闫坤如：《科学认知的哲学探究——观察的理论渗透与科学解释的认知维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进步。

人们一旦超凡脱俗而进入奥妙无穷的哲学领域，首先看到的便是一个个流动的思想画面，在此没有高低上下之分，谁也不比谁更优越，谁也掩盖不了谁的光辉。人们对于任何一个极具复杂性语义的精神事件，必须采取“面面观”的方法才能使我们真正看清它的真实面貌和动态原像。对于什么是哲学智慧问题的求解，情况亦复如是。如叔本华所说，哲学就像一个九头怪，每个头上都长着一张口，每张口里都说着不同的话；然而，这9个头又都安插在同一个躯体上。这就昭示了，哲学家们虽然总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但其研究理路与思想精髓却是内在统一的，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现实基础。又如实用主义大师詹姆斯所说，哲学就如同一个旅馆，旅馆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房间，有一个公共走廊连接着不同房间的门。每一个哲学家都住在不同的房间里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有的在搞有神论，有的在搞无神论，有的在从事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有的则论证这种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等，他们毕竟都要走出房间进行公共对话，而实用主义就是他们走出房间进行对话的公共走廊。“实用主义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①哲学是纯粹自由的学问，它的智慧不像科学那样明晰而确定，虽然它常常提出疑问并试图予以解答，但是却不能肯定地告诉我们哪个答案是对的；虽然能扩展我们的思想边界，使我们摆脱习俗的控制，却无论如何不能提供给我们以真实可靠的知识。哲学智慧具有一种无定性或者待定性，这表明：哲学发展史不是知识的积累史，而是不同求解方式不断变更的历史。

在20世纪西方哲学运动中，无论是科学主义抑或人本主义的各个流派，都毫无例外地将语言问题纳入哲学研究的中心或核心地带加以强调，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语言问题上，从而发生了一次语言学转向。为什么会将语言问题提升为核心问题呢，基于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不断改变，那么，世界的结构究竟是如何影响到人的思想的结构和语言的结

^① 刘华初：《实用主义的基础——杜威经验自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构的?显然,世界的结构与人的思想的结构和语言的结构是一种互动性关系,在通常意义上,语言的结构、思想的结构不过是用来描述或呈现世界结构的一种方式。由于语言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我们总是通过语言的方式来把握思想的方式,并通过思想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存在。从逻辑关系上,我们应该从世界的结构入手,世界是什么样的,就决定了语言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对世界变化的理解,可以告诉我们,人的语言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但,从语言哲学出发,对世界的理解,正是我们理解语言的一个基本前提。我们要认识世界,就需要以一种特殊的语言方式来描述世界。世界的物种、生命形态之所以是多样性的,世界的结构之所以也是多重性的,这事实上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语言描述方式的多样性、多重性。世界多样性的存在,决定于人的理解方式的多样性,人对世界理解的多样性,开拓了世界的多维存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理解方式和方法,究竟世界是什么,世界究竟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存在形态,还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可能的存在形态?世界原本如此,还是人们理解并建构的结果?如康德所说,人们理解世界的图像是什么,世界就是什么,世界实际上只存在于人们的表象之中。从很早起“人们就相信假如理解世界就是使世界能被思维所理解,那么,被理解的事物(即世界)的本性就被认为是类似于理解世界者的本性,或者说类似于它(在思维中)如何得到理解的方式”。^①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自在的,而是主体认识和建构的,主体的语言结构、思想结构是什么样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构成了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样子,我们是通过对世界的理解来把握世界的,世界不是原本就如此,是人们理解的结果。当然,从科学实在论上看,世界的先在性、自在性,毋庸置疑,科学研究必须以此为起点,若对此也怀疑,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理智有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所把握到的世界,并非完全就是经验事实中自在自存的世界,恰恰相反,往往是根据原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并指导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这就是哲学的世界观的意义。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对自然存在的物质世界的认识,而是基于前人对世界的理解

^① 陈修斋:《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方式，我们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所有观念，都不是通过经验的活动方式构成的，世界的存在恰恰是以我们对它的理解为前提的；质言之，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世界恰恰是我们所构造出来的世界。对世界存在本身来说无所谓多样性或多重性，我们所说的世界的多样性、多重性，实际上是我们理解的结果，是我们对世界的重新构造。人类世界的进步恰恰依赖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程度，世界是什么，取决于当今的科学或哲学活动把世界理解为什么。

思想结构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思想的结构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程度，就是我们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意识内容（概念、判断和推理），对世界的理解构成了我们的思想内容。这种思想内容是通过某种特定的结构向我们展示出来的，这就是思想结构。它在不同层次上存在着不同的思想问题，构造我们思想内容、思想问题及其内在结构的能力就是理性能力。先天的直观认识形式构造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时空框架，依据它我们形成了概念与范畴，并因而产生了认识或思想的结构，没有特定的思想结构无法形成特定的思想内容。思想结构又是凭借先验逻辑的理性能力展开的，没有这种理性能力，思想结构也无法构造出思想内容。思想结构、思想内容与理性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哲学思考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语言在自然生成、自然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多样性和多重性，这当然是由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样性造成的，那么，不同的语言是如何相互传译并达到相互理解的？这就必须分析语言的内在结构。索绪尔与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结构具有多层次性，在表层彼此互异、不可直接交流的，又能够在深层达到彼此理解。语言在这种深层结构上的运用就是逻辑分析，它是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所在，就是它保证了人能够基于并超越时空框架描述世界的能力。而人符合逻辑要求的语言描述，显现了人的思维的理性能力，也显现了人的语言的描述功能与动物语言的纯粹表达能力之间的巨大差异。譬如，由于人具有特殊的语言结构及逻辑分析能力，所以人具有特殊的内外感知力（时空感知）和历史意识，动物也有语言，能学习、有记忆，但它没有时空感和历史感，因为它没有人的那种深层的语言结构及逻辑分析能力。可以说，对语言结构的认知就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认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恰恰是基于人的理性能力而对世界获得的理解，语言结构如何及理性

认知能力怎样，直接决定了我们理解世界的状况。我们对自己了解多少，决定了我们对世界了解多少，我们的语言结构有多深、认识能力有多大，决定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深度与宽度有多高和多宽。若对自己语言结构及逻辑分析能力不了解，就谈不上对世界有所了解。我们已然获得的知识，成为我们认识未知世界的前提，人类不可能终结对世界的认识。人的认识能力越大、越深入，就会发现我们对世界了解得是非常有限的，未被认识的世界其实更大、更远。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世界存在范围的无限性就形成了矛盾，人的理性试图获得最终认识的奢望与它实际上可及的有限范围也形成了矛盾，所以，人永远也不会形成关于世界的无限完满的认知，人对世界永远处于了解之中，绝不可能形成最终的或最后的解答。要解决这样的矛盾，不仅要像近代哲学那样发生认识论转向，着力研究人的理性认识能力，还需要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具体表现方法——人的语言进行研究。语言是用来表现人类理性能力的基本方式与方法，是用来发现思想深处的逻辑结构及其认识能力的。我们对自己形成的思想结构的讨论，最终都要还原成对语言结构的讨论，人类理解世界的程度是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即以语言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要对世界结构有所理解，就要首先对我们的语言结构有所认识，语言的结构反映了我们的思想结构以及世界结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思想的结构反映着世界的结构，命题的结构同样‘映射着’世界的逻辑，这种结构和逻辑形式正是使思想和命题为真的基础，这样，一切思想和语言都必须而且只能成为世界的逻辑图像”。^①

这三大结构当然具有同构性，但是，是语言结构决定后两种结构而不是相反，我们所有可思的东西的标志在于它可被表达，唯有可表达的东西才可思，不可表达的就不可思，就要保持沉默。易言之，没有脱离可说的思想，唯有通过语言并按照逻辑方法说出的东西才能被叫作思想，不能用清晰的逻辑语言表达的东西不能叫作思想。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就应当沉默”。^② 对语言结构的理解有时需要在语言之外进行，因为总有一些是不可说的（如思想的形式、世界

① 江怡：《当代西方哲学演变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3页。

② 张之沧、林丹：《当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的本质、伦理问题、宗教问题等),不可说的难道就束手无策、真的什么都不用说了吗?当然不是的。不可说的东西还是要说的,只不过不再用逻辑语言去说,而要用另一种方式去说(去显现)。语言只是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人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中,人是一种语言性的动物,但人不是唯一依靠语言存活的动物,完全可以不用逻辑语言而用另外的方式来显现自己的生活。用逻辑语言不能说出的东西,是可以凭借另一种方式来显现的。怎样理解“能说的就要说清楚,不能说就要保持沉默”这句话呢?这是不是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世界就是我们语言所及的范围,语言界限之外的东西不能说,说出来也没有意义?显然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的界限就真的限制了思想的范围、甚至窒息了思想的灵性,因为总有存在于语言界限之外、语言无法把握的那一边的东西。它是神秘的不可知之物吗?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它一点也不神秘,它也可以获得敞开,不过不是通过逻辑语言的方式。“维特根斯坦十分强调语言活动的意义,强调要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研究语言,认为不要把语言看作孤立静止的描述符号,而要看作体现生活的语言形式。”^①人要限制那些不能用逻辑语言来表达的东西,硬是出现在逻辑语言中,实际上就是为逻辑语言划界、为思想划界。也说明了人的所有的语言活动都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向我们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非要采用逻辑语言的表达,这就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新的发展方向——实践转向或生活转向。有人认为唯有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及存在主义哲学才对语言进行哲学研究,把语言哲学及其语言学转向问题说成是西方哲学的专有形象,忽视了马克思基于实践本体论所开展的语言学研究及其本体论意义。实质上马克思不仅批判分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而且对其思想流变的未来走势作出了科学预判,认为它必然会通过后现代哲学的洗礼而实现实践转向。“我们以前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甚至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认识论,认为其没有本体论)来看待语言,把语言仅仅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从而忽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实践本体论意义,反倒把语言的存在论或本体论的观点归于西方20世纪的分析哲学、现象学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

^① 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似乎只是到了维特根斯坦说了‘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把哲学问题化为语言问题，海德格尔说了‘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为语言找到了存在之根时，西方哲学和美学才形成了‘语言学转向’，语言本体论意义才被发现。”^① 如何“说不可说”，如何超越逻辑语言地去说，如何通过语言游戏去行事而不是去说事，这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到语言背后的生活世界里寻找答案。陈修斋先生认为，“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② 除此之外，可说的，就要清楚地表达出来，用逻辑语言的方式即命题系统来表达出来。所以，逻辑构造的世界，就是超越经验世界之上而不同于经验世界的纯粹形式化的世界。这种形式化的世界之所以也是有意义的、并反过来支配经验世界，就在于它是符合语言逻辑的内在要求，是可用逻辑语言获得清楚表达的。真正的思想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怎样去说，在于它以什么方式去说，它来源于符合逻辑原则的哲学推论，只要推论过程符合逻辑、没有导致矛盾或悖理，就必然导致思想的发生。那么，“非言之在”究竟是什么“在”？“不验之词”如何去验证？“不思之说”又该怎样言说呢？这就是本书着力研究的重点问题。

① 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② 段德智：《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页。

第一章 “非言之在”

——语言是“存在”的诗意家园

本章从分析西方哲学研究中“言必称希腊”的古代情结入手，详细剖解了自然哲学的语言学发端及其语用转向、西方哲学存在论的生存语境及其诗意表达、语言与存在的内在同一性及语言哲学中科学与人文的合流等问题，指出了西方形而上学对生活真意的遮蔽和对“最终的根”的遗忘，理性主义至上的研究路径造成了一片人文空地，唯有在诗意家园里才能领悟“在”的真谛。

第一节 哲学研究的语言学寻根

在近近年来哲学思考过程中，我常常感到有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我在研究哲学时总是具有一种西方情结，其实这是一种语言学寻根。具有这种语言学寻根情结的人，不唯笔者独有，很是普遍。一般地，西方哲学同源于古希腊哲学，这种同源性成就了西方哲学思维特质的薪火相传与一脉相承，无怪乎后来历代哲人每每而情不自禁地要“言必称希腊”。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素朴的“家园意识”、寻根情结，除古希腊哲学体现了当时思想的最高水平与最高成就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提出并论证的世界观的神学语义，为此后西方哲学的发展确立了基本信念与发展路向，以至于作为文化轴心能为一切知识体系奠基。即使是它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困惑也成为永恒无解的哲学难题，深深吸引着历代哲人不断变换思路与方式对之进行无穷无尽的诉求与追问。在西方哲学陷入危机而功亏一篑的关键之时，也正是西方哲人借助上帝之名而“言必称希腊”之日。在语言学寻根中，凸显了古希腊哲学中的那种充